

未



崇正文選卷之八目錄

歐陽修論臺諫官宜早牽復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上范司諫書

本論

爲君難論上

爲君難論下

春秋論

朋黨論





縱囚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送徐無黨南歸序

刪正黃庭經序

吉州學記

晝錦堂記

有美堂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畫舫齋記

樊侯廟災記

秋聲賦

六一居士傳

瀧岡阡表

已上共三十二篇



六一居士集

對聖祖

書

崇正文選卷之八

明錫山施策懋揚甫選

海虞瞿汝說星卿甫校

論臺諫官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  
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  
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  
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啟沃蔑爾無聞上  
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



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所見諫官  
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  
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  
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  
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  
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  
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  
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  
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

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  
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  
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  
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  
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  
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  
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  
知其術而已夫忠邪竝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



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有王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

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容納直言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



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罷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慈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

連延數年然後復用今三人者皆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狗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



必無它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于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故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與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伏望聖慈特賜召還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修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



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  
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  
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  
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  
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  
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  
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  
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

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  
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  
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  
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愆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  
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  
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  
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  
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  
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



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  
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  
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  
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  
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  
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  
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  
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  
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

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  
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  
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  
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狼愎之執中而甘心  
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  
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  
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  
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  
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



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

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



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  
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  
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  
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  
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  
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  
死再拜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  
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  
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  
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  
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  
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  
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  
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



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

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



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彊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

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度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



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自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



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克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藉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

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



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

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



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  
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大人往  
徃倡而馭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  
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  
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  
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  
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  
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

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  
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  
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  
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  
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  
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  
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  
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



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爲君難論上

歐陽修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



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

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



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

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



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  
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歛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  
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  
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  
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  
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  
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  
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  
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



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

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



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王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

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王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王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春秋論

歐陽修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



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  
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  
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  
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  
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  
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  
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  
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  
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

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  
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  
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  
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  
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  
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  
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



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  
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  
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  
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  
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  
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  
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  
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  
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

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  
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  
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  
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  
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  
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  
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  
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  
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



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

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



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



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  
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  
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  
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  
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  
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夫興亡治  
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  
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  
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  
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  
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  
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  
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  
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



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身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

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于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謬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



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  
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  
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  
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  
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  
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  
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  
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  
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

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  
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  
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  
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  
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  
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  
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  
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  
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



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

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



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

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



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刪正黃庭經序

歐陽修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其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禘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



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  
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  
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  
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  
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  
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  
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  
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  
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

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  
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  
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  
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恠故其傳之  
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旣  
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  
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  
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  
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



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  
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  
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  
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  
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  
豈取於此

吉州學記

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  
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  
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  
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  
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  
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  
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  
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



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  
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  
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  
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  
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  
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  
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  
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  
之力積一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

之用凡二十一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  
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  
巖巖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  
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  
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  
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  
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  
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  
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



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  
之人母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  
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  
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  
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  
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  
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  
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  
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

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  
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  
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  
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來道  
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  
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罪悔於車塵馬足之  
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  
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



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  
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  
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  
倖得志於一時出於愚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  
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  
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  
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  
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  
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

後圃旣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  
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  
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  
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  
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  
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  
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  
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  
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  
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  
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  
忝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  
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  
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  
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



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

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



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  
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  
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  
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  
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  
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  
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  
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  
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



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  
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  
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  
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  
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  
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  
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  
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  
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于山  
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  
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  
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  
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



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  
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  
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  
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  
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  
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  
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  
交錯坐起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  
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  
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  
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  
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  
修也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空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率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



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  
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  
徙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  
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  
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  
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  
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  
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  
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

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歙宜其寢驚  
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  
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  
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  
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  
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  
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  
君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  
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  
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  
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  
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  
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  
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  
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  
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



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剽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

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砒



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籠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

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黧然黑者爲星星柰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  
退休於頽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  
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  
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  
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  
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  
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  
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



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  
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  
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  
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  
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  
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  
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  
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  
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

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  
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  
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  
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  
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  
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  
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  
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  
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



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  
宜去二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  
道哉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十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  
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  
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  
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  
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  
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  
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  
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



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  
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  
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  
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  
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  
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  
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  
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  
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

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  
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  
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  
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  
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  
弟常用此語吾耳孰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  
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  
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  
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



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  
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  
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  
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塋沙溪之瀧岡太夫  
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  
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  
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  
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  
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

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  
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  
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  
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  
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  
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  
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  
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  
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  
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  
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  
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  
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  
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  
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  
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

於修者竝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  
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  
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  
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  
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克京東東路  
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全書陸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文獻外上林明樂文微開國公全書四十三百

尚書以書內軍以事兼治內備樂文京東東鄉

地清清樂文二附禮由文類地十林進子共贈

王至德文類地四日辛酉附十本其日乙亥與琳

初歲血而幸今夫論不氣其未符其來有自照

崇正文選卷之八終

亦不參之馬載道





